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八回 偷復偷戲園失銀兩 樂中樂酒館鬧皮杯

話說子玉從劉文澤家飲酒回來，已是二更多天。先見過父母，換了衣裳，來尋聘才、元茂說話，卻見靜悄悄的，掩了房門。那邊虎兒走來道：「少爺出去後，師爺就有人請出去了，今日不回來。李少爺、魏少爺吃了早飯出去的。」子玉道：「他們往那裡去了？這時候還不回家。」說罷就往裡頭去了。卻說聘才、元茂因子玉出了門，便覺納悶。元茂自初六那一天，見了些標緻相公，心上很想作樂，一來為他父親拘管，二來手內無錢，不能隨心所欲，即對聘才道：「今日你也該請我看本戲。」聘才道：「我若有錢，怕不請你，還等你說？」元茂便皺著眉，攏著袖子閒踱，踱了一會道：「我們兩人聽戲，三百大錢就夠了。」聘才道：「若論三百錢呢，我還打算得出來，就是冷清清的聽那幾齣戲，也無甚趣味。你不見人家帶著墊子坐官座，一群相公圍著，嘻嘻笑笑的，好不有趣。聽了幾齣，便帶了他們上館子飲酒。那陪酒的光景，你自沒有見過，覺得口脂麵粉，酒氣花香，燕語鶯聲，偽嗔佯笑，那些妙處，無不令人醉心蕩魄。其實所花也有限，不過七八甲京錢，核起銀子來三兩幾錢，在南邊擺一臺花酒，也還不夠。我就沒有這幾吊錢，作不起這個東道。」元茂聽了，心癢難撓，便道：「我是沒有衣服可當，你還有幾件，何不當票當請我？」聘才道：

「當了就沒有穿的。」元茂道：「到帳房去借，你與那管帳的倒很相好。」聘才道：「好意思？才來了幾天。為著聽戲去借錢，也叫人瞧不起。」元茂道：「那就難了，當又不當，借又不借，只好拉倒，我是沒有方法想。」聘才道：「你倒有方法，你有銀子不肯使。」元茂道：「我有銀子？在路上就短了，到京後又沒有人給我，那裡來的銀子？」聘才道：「你尊翁箱裡總有銀子，何不暫借幾兩出來用用，將來我打算到了，照數還你，你也不必告訴他。」元茂道：「這恐怕使不得，倘或查問起來怎樣回答？」聘才道：「如果不查更好，若一查起來，只說我們路上借了葉茂林的盤纏，他今日來討，一時不好意思，所以還他的。」元茂道：「說倒也說得像，但舊年沒有題過，恐怕不信。」聘才道：「這有什麼不信？你只說向來只道我已還了，所以沒有題起。」元茂又想了一想，徑到他父親房中，開了箱子，伸手在箱裡摸索，摸著了一大包，有好幾兩。打開看了，內中碎的很多，便揀了五六塊。元茂住手要包。聘才道：「花酒兩樣，大約要二兩吊錢，你索性再揀兩塊出來。」元茂又揀了兩塊，約有八九兩了，一總放在搭鏈裡，掖在腰間，把銀子仍舊包了放好，鎖了箱子。吃了飯，帶了四兒，拿了馬褥子，僱了車，急急往戲園來。

將到戲園，元茂道：「我們聽什麼班子呢？」聘才道：「自然聯錦班了。」到牆上去看報子，聯錦班在太和園，聘才是去年閒逛熟的了，一徑同元茂進了戲園。聘才走的快，元茂見那戲園門口。擺著些五花雲彩，又有老虎，又有些花架子，花花綠綠的。只管往前觀看，信著腳步走，不防總經路口，橫著一張矮長板凳，絆了一交，作了個倒栽蔥，四兒正要來扶，旁邊有一人走過來，雙手將元茂拉起，替他拍去了身上灰土，笑嘻嘻的道：「瞧著路走，這交栽的不輕，幸虧我拉的快。倘或摔壞膀子，碰傷了腦袋，便怎樣。不是圖歡樂，倒是尋煩惱了。」

元茂不好意思，謝了一聲，進去覓著聘才，在樓上坐了一張小桌子。已開過臺，做了兩齣，此刻唱的是《拾金》。元茂見不是小旦戲，便不看，他左顧右盼，四下裡閒望，非但琴官等不見，連葉茂林也不在臺上。

正無精打采的坐著，忽見一人走來，對著他點點頭，元茂頗覺面善，一時想不起來。那人便走到聘才背後拍一拍肩，說聲：「高興！」聘才回頭見是張仲雨，便滿面堆下笑來，連忙讓坐。問道：「二哥獨自一人來，還有人同來的？」仲雨道：「我那裡有工夫聽戲？清早到錦春園華公府走了一走，出來又到怡園徐二爺處商量件事，遂同起盛銀號潘老三在天香樓吃了飯。昨日宏濟寺的唐和尚，有件事約我在這裡等他。」說罷拿出了玉煙壺，遞與聘才，聘才接了過來。元茂此時方想起是初六那一天見過的，重敘了幾句寒溫。仲雨又將煙壺遞與元茂，元茂不知好歹，當著聞痧藥的，一聞即連打了七八個嚏噴，眼淚鼻涕一齊出來，惹得仲雨、聘才都笑。仲雨問聘才在梅宅光景，聘才隨口答應了幾句。仲雨道：「老弟，以後如有緩急，可到愚兄處商量。」聘才謝了一聲，仲雨也不看戲，只與聘才說話。聘才說起琴官，仲雨道：「我也見過這人，相貌倒好，就是人冷些。如今是天天在怡園徐度香處。還有個琪官，略比他和氣些。」聘才道：「這個琴官，是我們梅庚香最得意的。」仲雨道：「他也喜歡琴官嗎？我倒不大見他出來。」元茂卻呆呆聽著，見有一個相公走來，到張種兩面前請了安，又照應了聘才，對著元茂也彎了彎腰。元茂擦擦眼睛，聚起了眼光，把那相公一看，原來是前日在會館裡唱戲的，孫嗣徽極口稱贊他。那相公便靠著張仲雨坐了，仲雨卻冷冷的。聘才問仲雨道：

「他叫什麼？」仲雨未及回答，那相公急應道：「我叫二喜。」就問：「你能貴姓？」聘才與他說了。又問元茂道：「前日你在蘇州會館聽戲，你和孫大少爺說話，你們相好有交情麼？」

元茂想道：「這個相公很多情，見了我他就記在心裡，這也難得的，便含著兩個黃眼珠，細細的睨著他。二喜索性過來，與他一凳坐了，問道：「你能常聽戲，你喜歡那家的戲？」元茂便支吾了兩句。二喜把元茂的短煙袋裝好了煙，吸著了送過來，元茂甚是得意，那兩隻眼，愈覺水汪汪的含著露水一般，心裡喜歡極了，倒突突的跳，喉嚨裡癢癢的說不出話來。那相公便坐著不動。換了一齣《嫖院》，便又一個相公到張仲雨身邊，也坐著不走。聘才問他的名字，叫保珠。臺上又換一齣《女彈詞》，一出場，聘才認得是琪官。看他打扮得香粉香豔，頗有花含曉露，月印暗川之致，兩邊樓上喝采不迭。仲雨道：「這個就是琪官。」聘才點頭含笑，道：「這琪官比去年更覺好了。」元茂也認不清楚，只與二喜說話，又看看保珠，卻沒有餘情照應到臺上。那保珠見元茂喜歡他，也挨了過來。二喜便攔著他，不叫他過來。保珠便繞到那邊坐了。

兩個黑相公，夾著個怯老門，把個李元茂左顧右盼，應接不暇。保珠、二喜搶裝煙，搶倒茶，一個挨緊了膀子，一個擠緊了腿。李元茂得意洋洋，樂得心花大放。

琪官唱完，進了場，卸了妝，在簾子邊站了一站，望見了聘才，即微微的一笑。聘才對他點點頭。又見他衣裘華美，靴帽時新，迥非從前模樣，意謂其必過來招呼。果見他進了戲房，候了一會，猛一抬頭，只見他已坐在對面樓上，同著前日唱《題曲》的那個小旦，陪著兩個華冠麗服的人。不多一會，那兩人帶著他們走了，聘才好不掃興。只聽得二喜問元茂道：

「今日在什麼地方？」元茂不懂，只把頭點。又聽得保珠問道：「今日咱們上那個館子，我伺候你罷。」元茂支吾，說不出來。二喜又道：「今天才開了兩三家，若去遲了，恐怕沒有坐兒。」元茂心裡想道：「這兩個卻都好，看這光景，兩個都要去的，但恐所帶的銀子不夠。」又想道：「兩人給他二吊錢，吃五六吊錢的酒菜，也夠了。」便問聘才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保珠便拉了元茂的手道：「到那個館子？」聘才看這兩個相公。心裡不大喜歡，因是元茂花錢，與他無干，樂得熱鬧熱鬧，便對仲雨道：「二哥同走罷，我們去飲一杯。」仲雨道：「你們先請，我還要候一候。」聘才道：「同走罷，這時候不來是未必來的了。」便拉了仲雨同下樓來，卻忘還了戲錢。看坐的上來拉住四兒道：「慢些走，你們沒有給戲錢。」聘才聽了，住了步，問元茂，仲雨道：「是我的，交代掌櫃的就是了。」看坐的答應。

才出了戲園，兩個跟兔的跟著。聘才問仲雨道：「那個館子好？」仲雨道：「前面的春陽館就很好。」不多幾步，走進了館子，掌櫃的都站了起來，叫聲：「張老爺，新年好！升官發財。」又作了個揖，仲雨也應酬了幾句。揀了個雅座，仲雨首坐，元茂第二，聘才第三，二喜、保珠一凳坐了。走堂的送了茶，便請點菜。仲雨讓元茂、聘才，二人又推仲雨先點，仲雨要的是瓦塊魚，燴鴨腰，聘才要的是炸脆、火腿。保珠要的是白蛤豆腐、炒蝦仁。二喜要的是炒魚片、鹵牲口、黃燜肉。元茂道：「我喜歡吃雞，我就是雞罷。」走堂的及二喜都笑。拿了兩壺酒，幾碟水果，幾樣小菜來，各人飲了幾鍾酒。先拿上炸脆、鴨腰、火腿、魚片四樣菜來。聘才便要豁拳。仲雨對二喜道：「你出個令罷。」二喜道：「樂中樂，苦中苦。第一杯輸了，要唱個小曲兒；第二杯輸了，要說個笑話；三杯輸了，敬人皮杯。」元茂道：「這三樣我都不來。」聘才道：「那不能。既這麼著，頭一個就是你來。」二喜便斟

了三滿杯，放在面前道：「李老爺來罷！」元茂便瞇齊了眼道：「你們替我看著，我眼睛不仔細，恐怕要錯。」便伸出手來，與二喜豁一拳就輸了。仲雨笑道：「請唱。」元茂道：「唱是再不會的，我情願多吃一杯。」保珠道：「說唱就要唱的。」元茂飲了一杯酒，求保珠代唱。二喜道：「代唱了罰三杯酒。」保珠便不敢代，元茂對他作了一個輯，道：「好人，你代我唱一唱罷。這些東西，我是一句不會的。」眾人見他果是不會，保珠便代唱了一枝《銀鈕絲》。

再豁第二杯，二喜輸了。二喜道：「有一人請客，沒有錢買酒，拿一隻空杯子，放在客人面前。主人說請，客人不動手。」

主人又說請，客人道：「酒還沒有來，請什麼？」主人家就走過來，拿著杯子一瞧，道：「原來這杯酒是乾巴巴的，你就這麼飲了罷。」二喜就拿杯子送到元茂嘴邊，元茂樂極，一飲就乾。仲雨、聘才齊聲說「好」！保珠道：「這個笑話實在說得有趣。」便也斟了一杯酒，送到聘才嘴邊，叫道：「乾爸爸飲這杯。」聘才也喜歡，乾了。

保珠又斟了一杯，送到仲雨面前，也叫了一聲乾爸爸，仲雨也乾了。

豁第三杯又是元茂贏了。二喜便含著一口酒，雙手捧了元茂的臉，口對口的灌下。元茂心裡快活，臉上害臊，已咽了半口，忽低著頭一笑，這口酒就從鼻孔裡倒衝出來，絕像撒出兩條黃濁，淋淋漓漓，標了一桌。李元茂的腦門子，又癢又辣，便伏在二喜肩上抬不起頭。保珠笑得坐不牢，已塌下凳子，坐在地上。仲雨笑的翻了一身酒。聘才笑的腹痛，捧住了肚子。

二喜帶笑拍著元茂的胸，元茂才抬起了頭，閉了眼，張開口，鼻孔裡還覺癢的，打了幾個噴嚏，停了多時，方才說道：「有什麼好笑？」眾人見他這光景，又笑了一會，吃了幾樣菜。

二喜便斟了酒與張仲雨豁了一拳。仲雨輸了，元茂便催仲雨唱。仲雨道：「這不難。」飲了一杯酒，唱了個《馬頭調》，大家卻贊聲「好」。第二杯又係仲雨輸了，要說笑話。仲雨抬頭，見屋子裡釘著一個小神龕，供一張趙玄壇騎個黑虎，即對二喜道：

「你們見了有錢的老門，便喜歡道：『財神爺到了，肯花錢。』窮老門見了黑相公，便害怕道：『老虎來了，逢人就要吃的。』你瞧上頭到底是財神爺騎黑老虎，還是窮老門跨黑相公？」聘才拍案叫絕，元茂掩著鼻孔要笑，保珠卻仰面看那龕。二喜便斟了一杯酒，送到仲雨面前道：「該罰，你挖苦得利害。」仲雨接過來，飲了道：「這裡卻沒有怕相公的窮老門。」又與二喜豁第三杯，二喜輸了，要敬仲雨皮杯。仲雨道：「咱們倒不用這麼著，方才李老爺那杯沒有吃得好，這杯我煩你轉敬他。」二喜便拿著杯子，呷了一日，又送到元茂嘴邊，元茂搖著頭，閉緊了嘴不受。二喜便跨在元茂身上，端端正正的，將元茂的頭捧正，往上一抬，元茂便仰著臉。二喜卻把那一點珠唇，緊貼那一張闊嘴，慢慢的沁將出來，一連敬了三口。

元茂便如醞釀灌頂，樂不可言。大家聽他喉嚨裡頭咕咕咕咕的，咽了三咽。

二喜又斟了酒，輪到聘才了。第一拳是二喜輸了，唱了一枝《九連環》。

第二拳是聘才輸了，聘才先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人家姑嫂兩個，哥哥不在家，姑娘就和嫂子一牀睡覺。嫂子想起他丈夫，便睡不著，叫這姑娘學著他哥哥的樣兒，伏了一會。那嫂子樂得了不得，道：『好雖好，只是不大在行，淌出水來。』」姑娘道：「這是頭一回，二次就在行了，咱們起他個名兒才好。」嫂道：「本來有個名兒，叫磨鏡子。」姑娘道：「不像，鏡子是圓的，還是叫他敬皮杯罷。」這一陣笑，卻也笑得可聽，元茂笑出眼淚來，罵道：「你這個惡人，明日就要變啞叭子。」笑得保珠滾在聘才懷裡，二喜便過來，把聘才打了一下，道：「那裡有這樣壞人，罵人罵入骨的。」第三杯偏偏又是二喜輸了，二喜拿著酒道：「怎樣唱？你吩咐。」聘才即板起臉來道：「你聽了張老爺的話，不聽我的話，你就瞧不起我，我今兒不依你。」二喜吃驚道：「我沒有得罪你。」聘才道：「你雖然沒有得罪我，總得聽我的話。」二喜道：「你且說。」聘才道：「我說這皮杯，還去敬李老爺。」二喜又拿著酒對了元茂，元茂道：「好嗎，你們今日拿我開心當頑兒，我今番再不上當了。」仲雨道：「李老大，你不吃這一杯，我再編個笑話來罵你。」聘才道：「呸！原來是銀樣蠟槍頭，這麼不中用，一說就不敢了。」元茂想道：「說是說不過他們的，管他，天下無難事，只要老面皮，佔便宜的，總是好的。」便道：「我倒不像你們這些人，怕害臊，來，來，來！你看我再飲。」倒捧著二喜的臉，吃了這一杯，人倒不能笑他。二喜的令完，保珠照樣與元茂豁了一拳，保珠唱了個《滿江紅》。

聘才忽見一個和尚走進來，口中說道：「我的二老爺！你在這裡，我走了七八個戲園子，那一處不尋到？」二喜、保珠見了和尚都請了安，聘才、元茂也站起來招呼。和尚都作了揖，與仲雨一凳坐了。聘才看那和尚相貌，是個紫糖色方臉，兩撇濃鬚，有四口來歲，戴個絨僧帽，穿件寶藍綢狐皮僧袍，腰拴黃絲絛，足下挖雲青緞毛兒窩，也沒有出家人的光景，定是酒肉和尚。

但看他倒也和顏悅色，很會張羅。當下即問了聘才、元茂姓名寓處，便對仲雨道：「二老爺，明日事完了，不是姑蘇會館，就是天慶堂，再約上你這兩位令友，與這兩位相公，咱們高高興興樂一天。今日實在不好耽擱，那邊人已到齊了，就候你去成事。」仲雨道：「不用忙，你也吃一鍾，咱們就走。」那和尚將鬚子抹了一抹，嘻著嘴吃了一鍾酒，吃了一片火腿。

保珠笑嘻嘻的道：「唐老爺，你那位少爺，倒沒有帶出來？」唐和尚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和尚連奶奶都沒有，那裡來的少爺？」二喜道：「你那位少爺，也與奶奶一樣。」唐和尚一手就伸到二喜臉上來。二喜笑道：「我說和奶奶的模樣長得一樣，沒有說錯呀。」唐和尚見有聘才、元茂在坐，便也假裝斯文，縮回手來，說道：「你們糟蹋佛門弟子，是有罪過的。」仲雨、聘才大笑。唐和尚又催仲雨起身，仲雨道：「再略坐片時也不妨。」二喜見壁上掛著一個葫蘆，指著問唐和尚道：「這個像什麼？」唐和尚笑道：「這個像你的嘴。」二客道：「不通，不通！怎麼說像我的嘴，分明像你的腦袋，光光兒的，一根毛沒有。」和尚笑道：「原是光的。你不聽見說天上有三光，人間到有四光：是和尚腦袋，媳婦腿，老門銀包，相公嘴。和尚腦袋是剃光的，媳婦腿是磨光的。老門銀包是花光的，相公嘴是吃光的。」說著哈哈大笑，拉了仲雨就走，又對聘才彎了彎腰，笑道：「我是亂道，二位不要見笑。」仲雨道：「待我去算了帳好走。」聘才道：「二哥既有事，請便罷，東是兄弟的。」仲雨道：「二位請多飲幾杯，我一走就來。」說罷辭了二人，同了和尚出去了。

聘才、元茂又與保珠豁了一輪拳，保珠也敬了兩次皮杯，二喜又要了幾樣菜，重又鬧了好一回，已點了半枝蠟燭。約有定更後了。兩個相公也都困乏，兩個跟兔在風門口站著。李元茂不知顛倒，飲湯飲酒，除下帽子，頭上熱氣騰騰，如蒸籠一般。聘才道：「咱們也好散了。」輕輕的湊著元茂耳邊道：「你拿那東西出來，交給櫃上算錢罷。」元茂便向腰間摸了兩摸，失張失致的道：「奇怪！」站起來，把衣裳後襟揭起，對聘才道：「你看可有？」聘才道：「有什麼？」元茂道：「搭鏈袋兒。」聘才道：「沒有。」元茂臉上登時發怔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那裡去了？」保珠道：「丟了什麼？」元茂不答應，又從懷裡亂摸一陣，也沒有，那臉上就一陣陣白起來。解了腰帶，抖一抖不見有。聘才著急起來道：「不要忘了。」元茂道：「什麼話？你也看見帶著的。」又將袍子揭起來，在褲帶上摸了一轉沒有。聘才即拉了元茂到窗外，又有兩個跟兔站著，只得到院子裡低低的道：「這怎麼好！你想到底在那裡丟的？」一語提醒了元茂，道：「哦！我知道了。我進戲園時候，跌了一交，有人拉我起來，替我拍一拍灰兒，準是被這人偷去了。」聘才道：「我沒見你跌，幾時跌的？」元茂道：「那牢門口橫著一張板凳，我那裡留心？一進門時就跌了一交。」聘才雖是靈變，卻也沒法。

二喜走出來道：「你們在院子裡商量些什麼？」二人重又進屋，坐下。二喜便說：「天不早了。」又到元茂耳邊一湊道：「你到我家裡去，我伺候你。」元茂聽了這句，心裡又喜又急，臉上發起燒來，只顧看著聘才發怔。保珠、二喜猜不出什麼意思。聘才只得對元茂道：「丟了這包銀子，如今怎樣呢？」元茂道：「原是還有些東西在內，一齊偷去了。」保珠道：「什麼？」元茂道：「銀子，在戲園門口，叫小利割去了。」二喜道：「我同你出來，沒有見小利。」元茂道：「進門時丟的。」二喜道：「進門時就丟的，怎麼你看了半天的戲，吃了半天的酒。還不知道？直到要走才說呢。不是你忘記帶出來。還在家裡？」元茂發急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我要賴。」二喜冷笑一聲。聘才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我們並不是沒有帶錢，想漂你的開發。李老爺自不小心，丟了原不好對你說。你放心，明日我們聽戲連保珠的一總送來。」即問保珠道：「你相信不相信？」

保珠道：「我倒沒有什麼不相信。況且二位老爺都是頭一回的交情，決沒有安心漂我們的。但我們回去，是要交帳的。再是新

年上，更難空手回去。非但難見師傅，也對不住跟的人。

求你能那裡轉一轉手，省得我們為難。」即對二喜道：「喜哥，可不是這樣麼？」元茂道：「與你們說，你們不信。我今日是帶著八塊銀子，足有□兩多。也沒有包，裝在一個搭鏈袋裡，他倒連袋子都拿去了。此時要我們別處去借，那裡去借？不是個難題目難人。」二喜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此時尚早，你何不叫你們二爺回去取了來，咱們在這裡坐一坐就得了。」說罷又推著元茂坐了。元茂搖頭道：「這斷斷不可。」二喜道：「不可那就是安心了。咱們陌陌生生的陪了一天酒，李老爺你能想，想到敬皮杯的交情，也就夠了。我們也叫出於無奈，要討老爺們喜歡，多賞幾吊錢，在師傅跟前掙個臉。若總照今日的伴兒，我們這碗飯就吃不成了。李老爺，你既然不肯打發人回去，如今這麼著，勞你能駕送我回去，對我師傅說一聲，你賞不賞都不要緊。」保珠道：「你這話說的很是，只要咱們師傅知道了，就好了，咱們要什麼錢。」把個李元茂急得無法，臉上脹的通紅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聘才只得說道：「咱們認識了，難道就這一回，沒有後來的交情了？你要他同去，對你師傅說，也不怕你師傅不依，但我倒沒有見過，相公要演出師傅來對帳的。」保珠道：「這原是不認識的才這樣，若伺候過三年兩載，相熟了，原不用這樣。」二人正在為難。只見四兒進來，道：「孫大少爺也在這裡，方才走出去。」聘才一想。知他認得這些相公，便說道：「你去請孫大少爺進來。」四兒忙趕出去，嗣徽尚在櫃上說話，也帶著一個相公，那相公先上車走了。嗣徽也認不清四兒，聽得有人請他，便又進來，方知是元茂、聘才，見了二喜、保珠，笑道：「今日二公，何其樂也。」元茂、聘才作了揖，二喜、保珠請了安，復又坐將下來。聘才就將元茂今日丟了銀子，此時沒有開發，許明日給他們，他們不肯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嗣徽把帽子一掀，又把紅鼻子摸了一摸，指著李元茂說道：「李大哥，我知道了。你一包的『金生麗水』，竟成了『落葉飄搖』，倒不去『誅斬賊盜』，反在這裡『散慮逍遙』。你當我是個『親戚故舊』，所以把我急急的『戚謝歡招』。我見他們這樣『渠荷的歷』，我底下已突然的『園莽抽條』。你差不多要對我『稽顙再拜』，我心裡也有些『悚懼恐惶』。我見你們這頓『具膳餐飯』，算起帳來，就嚇得你『駭躍超驥』。他兩個只管的『牋牒簡要』，全不顧你當完了『乃服衣裳』。你且叫他去『骸垢想浴』，然後同他上了『藍筍象牀』。拿出你那個『驢驘犢特』，索性與他個『適口充腸』。頑得他『矯手頓足』。你自然『悅豫且康』。」孫嗣徽隨口胡嘲，把魏聘才、李元茂早已笑倒，兩個相公也聽不明白，不知他說些什麼，好像串戲一樣，也笑得了不得。元茂支支吾吾說不出，聘才無奈，只得說要他擔一肩，明日給他們。

嗣徽聽了心裡一驚，便道：「余力不能舉百鈞，任重而道遠，恐難擔也。」聘才只得又再三央求，嗣徽勉強答應，說道：「明日可以與則與之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」即對二喜、保珠道：「來，余與爾言，盍去諸？明日親送之門，毋逼人太甚也。」兩個相公不能明白，嗣徽只得說了幾句平話。保珠、二喜見嗣徽擔了，也就沒法，只得勉強強強，謝了一聲而去。孫嗣徽恐他們又要他但起館子帳來，便急急的走了。

這邊走堂的進來，一樣樣的報了帳，連內外共五□六吊七百八□文。元茂一聽，伸了伸舌頭道：「這個打幾折兒。」走堂的道：「實折不扣。」李元茂便掐著指頭一算道：「□折是五千六百七□八個京錢，二千八百三□九個老官板兒，公道得很，以後倒要常來照顧你家。」走堂的笑道：「我們的帳是不打折頭的，五□六吊七百八□個京錢。」元茂道：「怎麼就有這許多？」走堂的道：「不敢多開。」聘才對元茂道：「你醉了不要多話，咱們到櫃上去寫罷。」遂到櫃上，走堂的又交代了一遍，掌櫃的把算盤撥了一回，看著聘才、元茂道：「你們二位是同著張二老爺來的，怎麼張二老爺又先走了。你們二位同他是同鄉還是什麼？」聘才道：「我們是親戚，他有事先走了。」掌櫃的又問道：「你能二位貴姓？寓在什麼地方？到京來有什麼貴幹？」聘才答了幾句，問他要帳條子，掌櫃的遲遲疑疑的，又說道：「大新年上錢窄，今兒還是頭一天，向例這正月裡總叨光幾個現錢；況且今日咱們又是頭一回的交情。」

魏老爺既是張二老爺的親戚，我也不好意思不叫寫帳。但是記著，不要拖長下去。」便拿了一張條子遞與聘才，聘才心裡好不有氣，便照數寫了，又加了兩吊酒錢，注了鳴珂坊梅宅魏字。

掌櫃看了一看，夾在帳裡。走堂的送上一個燈籠，四兒接了，出了館子，兩人各低了頭，一步步踱回。可謂乘興而來，掃興而返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